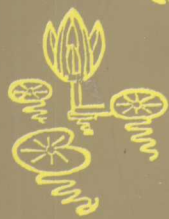


नारायणं नमस्कृत्य



印度古代史诗

摩诃婆罗多

MAHĀBHĀRATA

[印] 毗耶娑 著

(六)

黄宝生
葛维钧 译
郭良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印度古代史诗

摩诃婆罗多

MAHĀBHĀRATA

[印] 毗耶娑 著

(六)

黄宝生
葛维钧 译
郭良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猎人遮罗误以为躺在那里实施瑜伽的黑天是一只鹿，用箭射穿他的脚掌，迅速跑上前去，想要拾取猎物。(16.5.20)



这样说罢，大臂者(坚战)没有回头看他，继续往前走，只有那条狗跟随他。我已经多次向你提到那条狗。(17.2.26)

导 言

— 关于《教诫篇》

在《和平篇》中，毗湿摩为坚战讲述了王法、危机法和解脱法。但坚战听了毗湿摩的长篇教诲后，心中仍然不能平静。于是，毗湿摩继续开导坚战，回答坚战提出的种种问题，安抚坚战痛苦的心。在这次教诲结束后，毗湿摩死期已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些内容构成《教诫篇》，共有一百五十四章。前一百五十二章称作《施舍法篇》，是毗湿摩对坚战的又一次长篇教诲；最后两章称作《毗湿摩升天篇》，描写毗湿摩逝世，般度族为他举行葬礼。

毗湿摩对坚战的这次长篇教诲冠名为“施舍法”，但其中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诚如《教诫篇》精校本编者丹德卡尔（R. N. Dandekar）所说：“本篇内容之庞杂，简直可以说太阳底下的任何话题都能囊括其中，予以讨论。史诗的编者似乎看出《教诫篇》是自由发挥他们说教癖好的最后一次机会。确实，他们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次机会。”

按照《摩诃婆罗多》精校本首任主编苏克坦卡尔（V. S. Sukhtankar）的说法，《教诫篇》是这部史诗中留下婆利古族增订痕迹最多的一篇。苏克坦卡尔在《婆利古族和〈婆罗多〉——文本历史研究》^①中，发掘这部史诗中贯穿始终的颂扬婆利古族的材料，证明这部颂扬刹帝利王族的史诗在成书过程中，曾经一度被婆利古族垄断，加入了大量颂扬婆利古族和抬高婆罗门种姓地位的内容。在本篇中，第4章讲述婆利古后裔利吉迦凭借自己的威力，让妻子生下食火仙人，

^① 《苏克坦卡尔纪念文集》第1卷，孟买，1944年版，第278—337页。

让岳母生下众友仙人。在第14章和第83章中提到婆利古后裔持斧罗摩先后二十一次杀尽世上的刹帝利^①。第31章讲述由于婆利古说话的威力，毗陀诃伐耶由刹帝利变成婆罗门。第40章至第43章讲述惟有婆利古后裔毗补罗能够保护女人的贞洁。第85章讲述婆利古诞生于祭火中，既是大梵天的儿子，也是伐楼拿神的儿子。第97章和第98章讲述太阳神向婆利古后裔食火仙人赠送阳伞和鞋子的故事。第102章和第103章讲述友邻王登上天王宝座后，得意忘形，侮辱众仙人，结果遭到婆利古诅咒，从天国坠落，变成一条蛇。第141章中讲到婆利古后裔行落仙人降服因陀罗，让双马童享用苏摩酒^②。

一般说来，《摩诃婆罗多》起源于颂扬刹帝利王族的英雄颂歌，原始作者是宫廷歌手“苏多”。但在漫长的成书过程中，婆罗门祭司也参与其中，甚至起到主导作用。传说中的《摩诃婆罗多》编订者毗耶娑就是婆罗门仙人。从《摩诃婆罗多》的插入成分看，既有大量颂扬刹帝利的英雄传说，也有大量颂扬婆罗门的神话传说，而有关婆罗门教的宗教、哲学、政治和伦理教诲，更是婆罗门祭司的专长。婆利古族只是婆罗门祭司阶层的突出代表而已。

在《教诫篇》中，借毗湿摩之口，引用各种传说，反复称颂婆罗门地位至高无上。第28章至第30章讲述摩登伽的故事，说明婆罗门的地位难以达到。第4章和第31章分别讲述众友和毗陀诃伐耶仰仗婆罗门仙人的威力，由刹帝利变成婆罗门。第138章至第142章中，风神向国王作武·阿周那讲述一系列故事，说明婆罗门优于刹帝利，应该永远受到尊敬和崇拜。在本篇中，毗湿摩向坚战明确表示：“般度之子啊，对我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亲爱的人了。可是，婆罗多族雄牛啊，对于我，婆罗门却比你更亲爱。”（13. 8. 12）黑天也教导坚战说：“无论在今生，还是在来世，任何幸福都可以溯源于婆罗门。……无论在今生，还是在来世，婆罗门都高于其他众生。”（13. 144. 7—9）

本篇中特别强调婆罗门的生命和财产不可侵犯，以及品质优秀的婆罗门最有资格接受施舍。在第121章至第123章中，毗湿摩引用毗

① 这个传说在《森林篇》第116章和第117章中有充分描写。

② 这个传说在《森林篇》第122章至第125章中有充分描写。

耶婆和慈氏的对话，说明施舍的功德甚至高于知识和苦行。从第 58 章至第 85 章谈论的都是“施舍法”，详细描述各种施舍（土地、房屋、母牛、公牛、食物和水等）所能获得的各种果报，尤其称颂施舍母牛的功德，以至认为“世界上没有比施舍母牛更高的施舍”。（13. 79. 16）这是因为在史诗时代，母牛是重要的生活资料，也是财富的象征。刹帝利通过战争掠夺和征收赋税获取财富，吠舍通过经商或从事农业获取财富，而婆罗门主要通过接收施舍获取财富。因此，颂扬“施舍法”，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婆罗门。在史诗中，经常描写刹帝利国王在完成祭典后，向婆罗门祭司慷慨施舍财物，作为祭祀酬金。

当然，施舍作为一种社会公德，也能起到扶危济困、救助老弱病残的作用。毗湿摩指出：“对于贫穷无助者的吁求无动于衷，不加救助，是邪恶的人。”（13. 58. 9）而“对于那些由于贫穷而陷于尴尬境地，以及由于缺乏生活手段而备受煎熬的人，能够施以援助，使他们免于饥饿，是无与伦比的人”。（13. 58. 11）施舍已经成为史诗时代高尚人物的基本品德之一，也可以说是一种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伦理方式。

与慷慨施舍接近的另一种品德是善待客人。热情好客是原始部落社会的道德风尚，体现人际关系中的互助精神，在史诗时代依然受到推崇。在《摩诃婆罗多》中，对于这种品德的称颂和描写随处可见，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行为规范。但是，婆罗门在说教中，常常喜欢把这种品德推向极端。本篇第 2 章中讲述妙见王子通过严格奉行待客之道而战胜死神。他要求妻子奥伽瓦蒂：“无论客人有什么愿望，都要设法使他得到满足，即使要你奉献自身，你也应该毫不犹豫地去做。”（13. 2. 42）结果，奥伽瓦蒂将自己的贞洁奉献给了一位婆罗门客人。为了强化善待客人的教条，不惜牺牲妇女的贞洁。而保持贞洁正是婆罗门竭力提倡的妇女美德。婆罗门说教中的这种偏颇最能说明婆罗门的实际利益所在。这是由婆罗门经常游方化缘的生活方式决定的。

本篇中涉及的论题还有祭祖、斋戒、婚姻法、继承法、儿子的种类、妇女的本性、四种姓、杂种姓、四个生活阶段、知识手段、善行、不杀生、朝拜圣地、业报和轮回等。其中许多论述就像关于施舍和善待客人的说教那样，念念不忘突出婆罗门的地位和利益。但是，

需要我们留心的是，婆罗门提供的各种行为规则和道德说教，未必都符合社会实际情况，有些只是他们的一相情愿或主观偏见。我们以本篇中的妇女观和婚姻法为例说明这一点。

本篇中第38章至第43章论述妇女的本性，将女人说成是“罪恶的渊藪”。（13. 38. 12）“烈火、灯焰、摩耶制造的幻象、利刃、毒药、毒蛇和死神，所有这些都集于女人一身。”（13. 40. 4）为此，还制造了一个神话，说是世上的人们原本都遵守正法，能成为天神，由此造成众天神恐慌。于是，应众天神请求，梵天此后创造女人是“为了扰乱世人的理智”。（13. 40. 7）“生主赋予女性床铺、座椅、装饰品、饭食、低贱的行为、卑俗的语言以及肉体享乐。这样的女人，男子是无论如何控制不住的。”（13. 40. 12、13）诸如此类贬损女性的言论极其刻薄和偏激，明显违背生活真实。人类行为中的善和恶，从来不能归诸性别。倘若以善恶作为尺度，那么，在男权社会，男性作恶绝对超过女性。即以淫欲为例，在《摩诃婆罗多》中更多的也是婆罗门仙人和刹帝利王公勾引或强迫未婚少女或有夫之妇，而不是相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摩诃婆罗多》中，塑造有黑公主、贡蒂、甘陀利以及莎维德丽和达摩衍蒂等一系列品德高尚的女性形象，与上述贬损女性的言论大相径庭。

接着第44章至第46章论述婚姻法，其中提到五种婚姻方式，相当于《摩奴法论》中的梵天式、生主式、健达缚式、阿修罗式和罗刹式。梵天式是婆罗门为女儿选择合适的丈夫。生主式是刹帝利为女儿选择合适的丈夫。健达缚式是女儿自己选择丈夫。阿修罗式是用金钱购买儿媳。罗刹式是抢亲。前三种方式得到肯定，后两种方式遭到否定。但从《摩诃婆罗多》中的情况看，像莎维德丽那样得到父亲允许自己选择丈夫是特殊例子，一般的少女都享受不到这种权利。所谓的举行选婿大典，由女儿“自选”丈夫也是徒有其名，因为丈夫是谁，最终取决于比武结果。黑公主嫁给般度族五兄弟并不是她自己选定的，而是接受选婿大典上比武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安芭不能如愿嫁给自己的心上人，而怨恨父亲举行选婿大典。至于抢亲，在史诗时代依然是流行的婚姻方式。毗湿摩以抢亲方式，为奇武王娶妻安必迦和安波利迦。安芭正是毗湿摩这次抢亲行动中的牺牲品。阿周那也是听

从黑天的建议，采用抢亲方式娶妻妙贤。

另外，在婚姻法中提到婆罗门可以娶三个妻子，刹帝利可以娶两个妻子，吠舍可以娶一个妻子。这种规定也企图突出婆罗门的地位。但从《摩诃婆罗多》中的情况看，刹帝利娶妻的数目并不限于这种规定，十车王娶有三个妻子，阿周那娶有四个妻子，而黑天娶妻无计其数，倒是婆罗门常常只娶一个妻子。还有，关于结婚的年龄，提到三十岁的男子应该娶十岁的女子，或二十一岁的男子应该娶七岁的女子。然而，在《摩诃婆罗多》中并无这种童婚现象。因此，涉及婆罗门教规的一些说法，必须结合《摩诃婆罗多》中提供的具体材料加以考查。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本篇中同时包含对毗湿奴和湿婆两位大神的大量赞颂。其中，第17章是《湿婆千名赞》。另外，第143章中有毗湿摩对黑天的赞颂，第145章和第146章中有黑天对湿婆的赞颂。史诗时代的婆罗门教处在从吠陀时代的多神崇拜向一神论转化的过程中。在史诗时代，已经形成三大主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崇拜，但最终没有发展成一神论。婆罗门教中的毗湿奴信徒竭力将毗湿奴推崇为至高之神，而湿婆信徒竭力将湿婆推崇为至高之神。或者说，在婆罗门教内部存在两种一神论，而没有形成统一的一神论。这种状况在本篇中得到充分体现。《摩诃婆罗多》在总体上更推崇毗湿奴，经常称颂毗湿奴是宇宙之主，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保护者和毁灭者，也是包括梵天和湿婆在内的一切天神的创造者。在《和平篇》的《毗湿奴赞颂》（第321章至第329章）中，称述梵天生于毗湿奴的恩惠，楼陀罗（湿婆）生于毗湿奴的愤怒，“代表创造和毁灭两条道路。”（12. 328. 17）但《摩诃婆罗多》并不排斥对湿婆的颂扬，在本篇中也把湿婆推崇为至高之神：“他从自己的右肋生出了梵天。梵天是一切存在物的创造者。为了保护世界，他从自己的右肋生出了毗湿奴。毗湿奴是世界主宰。而当时代末日来临，这威力无限的大神又从自己的身体生出了楼陀罗。”（13. 14. 182）这既反映史诗时代婆罗门教信仰的现状，也表明《摩诃婆罗多》编订者们对婆罗门教内部宗派信仰差异的宽容态度，不强求一律。

二 关于《马祭篇》

在举行毗湿摩的葬礼后，坚战为毗湿摩和迦尔纳之死深感内疚，哀伤不已。毗耶娑劝告坚战说，消除一切罪孽的最好办法是举行祭祀。坚战同意举行马祭。由于大战刚结束，国库空虚，坚战接受毗耶娑的建议，前往雪山搜集从前摩奴多王举行盛大祭祀后遗留的大量财宝，用来举行祭祀。

在此期间，激昂的遗孀至上公主生下一个死婴（那是由于在大战中，这个腹中的胎儿曾被马嘶的法宝击中）。黑天救活这个死婴，取名继绝，因为他诞生在婆罗多族几乎灭绝之时。继绝作为阿周那的孙子，是般度族留下的惟一根苗。

坚战从雪山取回大量财宝后，开始举行马祭。按照规则，首先放出一匹祭马，让它随意周游世界。阿周那追随和保护这匹祭马，先后征服三穴国、东光国、信度国、摩揭陀国、梵伽国、崩德罗国、盖罗拉国和车底国等所有国家和地区。阿周那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只是在摩尼城曾被褐乘王用箭射死。褐乘王是阿周那从前自愿流放森林时，娶曼奴罗国公主花钏为妻，生下的儿子^①。褐乘王本来不愿意与阿周那交战。而阿周那激励他，作为一个刹帝利，即使面对父亲，也要履行战斗的职责。阿周那死后，花钏和褐乘王母子也准备绝食至死。这时，阿周那的另一位妻子蛇女优楼比用蛇族的“救命珠”救活了阿周那。她指出阿周那这次会死于自己儿子之手，是由于他在婆罗多族大战中采用不正当手段杀死毗湿摩，遭到众婆薮神诅咒而造成的。

周游世界一年后，阿周那和祭马回到象城。毗耶娑选定吉日，正式举行马祭大典。世界各地的国王应邀参加马祭。祭司们筑起祭坛，竖起祭柱。他们杀死祭马，让德罗波蒂（黑公主）坐在祭马旁边。十六位祭司将分割的祭马肢体投入祭火。坚战向婆罗门和国王们慷慨布施金银财宝。马祭结束后，坚战沐浴净身，涤除一切罪孽。

^① 参阅《初篇》第207章。

以上是《马祭篇》的故事主线，其间插入有摩奴多王故事、《续歌》和优腾迦故事以及作为马祭余波的猫鼬故事。

摩奴多王故事（第4—10章）讲述古代摩奴多王请求天国祭司毗诃波提为自己主持祭祀。而天王因陀罗惧怕摩奴多王的功德和威力超过自己，不同意毗诃波提担任摩奴多王的祭司。于是，在那罗陀仙人指点下，摩奴多王去找毗诃波提的弟弟商婆尔多，说服他担任自己的祭司。商婆尔多原本也是天国祭司，因受到哥哥毗诃波提排斥，如今在大地上游荡，行踪不定。摩奴多王讲述事情原委后，商婆尔多同意担任他的祭司。商婆尔多让摩奴多王前往雪山敬拜大神湿婆，由此获得大量金子，然后准备举行祭祀。看到摩奴多王事业顺利，兴旺发达，毗诃波提忧心忡忡，请求因陀罗干预。因陀罗先后派遣火神和健达缚持国劝说摩奴多王同意让毗诃波提取代商婆尔多担任他的祭司，摩奴多王坚决拒绝。于是，因陀罗动用武力，而商婆尔多轻而易举地消解了他的金刚杵的威力。最后，商婆尔多使用咒语，让因陀罗和众天神前来出席摩奴多王的祭祀。这场祭祀规模盛大，留下大量金制的器皿，也就是现在毗耶婆建议坚战前去取来用于马祭的金子。

这个故事中有几点值得注意：（1）商婆尔多是大神湿婆的信徒；（2）作为婆罗门祭司，商婆尔多的威力甚至胜过天王因陀罗；（3）人间业绩显赫的国王也会对天王因陀罗构成威胁；（4）天神（包括天国祭司）的道德水平与凡人相差无几，同样嫉贤妒能，为了维护和抬高自己的地位，千方百计压制他人。

《续歌》（第16—50章）讲述黑天即将返回多门城时，阿周那请他为自己再次宣讲《薄伽梵歌》，因为当时大战在即，自己心情恶劣，听完之后，没有记住。黑天责备阿周那没有理解和接受《薄伽梵歌》，并说明自己当时是运用瑜伽力讲述这种至高的梵的学说，现在不可能再复述一遍，只能就这个问题再讲述一些古老的传说。黑天为阿周那宣讲的内容包括悉陀和迦叶波对话、那罗陀和提婆摩多对话、祭官和耶提对话、婆罗门和遮那迦对话、老师和学生对话等。这些教导统称为《续歌》（Anugītā），意思是《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的续篇。

这些教导中涉及的主题有轮回转生、善恶业报、善人和智者的行

为、不杀生、瑜伽论、数论、解脱论、三性、自我（灵魂）、我慢（自我意识）、五大元素、各种感官、四个生活阶段、各种梵的理论和知识之路的重要性等等。虽然按照黑天的说法，《续歌》讲述的是与《薄伽梵歌》同样的道理，但论题比较杂乱，在理论的有机统一和表述的清晰顺畅方面，都不能与《薄伽梵歌》相比。其中有些晦涩和费解之处。这一方面与神秘主义的表达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由抄本讹误造成。这种抄本讹误靠校勘并不能完全克服。

优腾迦故事（第52—57章）讲述黑天在返回多门城途中遇见婆罗门仙人优腾迦。优腾迦指责黑天有能力而没有制止俱卢族和般度族之间的战争。黑天向他说明，命中注定的事，凭借智慧和力量都无法逃脱。可是，优腾迦仍然想要诅咒他。黑天便向优腾迦描述自己的无上威力，展现自己的宇宙形象，平息他的怒气。最后，黑天赐给优腾迦一个恩惠：只要沉思他，就能在荒漠中获得水。后来有一天，优腾迦想要获得水，便沉思黑天。这时出现一位摩登伽（旃陀罗贱民），以排尿的方式供给他水。优腾迦拒绝接受，摩登伽也就消失不见。优腾迦认为这是黑天蒙骗他。于是，黑天显身，向他说明事情真相：黑天请因陀罗将甘露化作水，赐给优腾迦。因陀罗认为凡人不能享用喝了能长生不死的甘露。在黑天的坚持下，因陀罗便幻化成摩登伽，以这种方式赐给优腾迦甘露。而优腾迦不理解，失去了这次机会。最后，黑天表示，以后优腾迦一旦需要水，空中就会出现“优腾迦云”，赐给他水。

这个故事表明优腾迦为人正直，敢于指责黑天，同时也暗示他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正因为如此，他识别不了因陀罗施展的幻象，失去了享用甘露的机会。

讲完这个故事，又追述优腾迦从前拜师求学的故事。优腾迦长期侍奉老师乔答摩，直至自己年老时，才请求老师允许自己离去，并按照惯例询问老师，自己应该支付什么“酬金”？乔答摩不仅不要优腾迦支付“酬金”，而且让他重新变成十六岁的青年，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但优腾迦一心想要支付“酬金”，便询问师母阿诃莉雅想要什么礼物？她要求优腾迦取来国王绍陀沙的妻子的耳环。于是，优腾迦冒着生命危险，好不容易获得那副耳环。不料，在返回的途中，耳

环被蛇叼走。在因陀罗和火神的帮助下，他直达地下蛇界，逼迫蛇族交出耳环。然后，他平安回到老师家，兑现诺言，把耳环交给师母。

其实，这个优腾迦拜师求学的故事已在《初篇》第3章中讲过，现在又重新讲述，只是细节上有些不同。这表明史诗作者们对这个故事的重视。它体现印度古代尊师重道的传统。印度古代采取口耳相传的教学方式，学生通常要住在老师家中，一边侍奉老师，一边跟随老师学习。待学业完成后，学生离开老师家，并向老师支付“酬金”。优腾迦一贯忠心耿耿，侍奉老师；在得到老师允许离开时，又不辞千难万险，一心一意要向老师支付“酬金”，报答师恩。按照婆罗门教的品德标准，他堪称尊师的典范。

猫鼬故事（第92—96章）讲述马祭结束时，一只半边身子呈现金色的猫鼬从洞穴中钻出，用人的声音说道：“这场祭祀还抵不上俱卢之野拾穗者的一把面粉。”在场的婆罗门惊讶不已，追问它为何贬损这场严格按照经典规定的祭祀。猫鼬便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俱卢之野，有位婆罗门以捡拾谷穗维生。一次遇到饥荒，他将捡到的一把麦子磨成面粉，平分给全家四口人。这时，来了一位客人。婆罗门及其妻子、儿子和儿媳，依次将自己的一份面粉奉献给这位饥饿的客人。实际上，这位客人是正法之神的化身。他称赞这位婆罗门纯洁的施舍，其功德胜过举行马祭或王祭。于是，正法之神用天车将婆罗门一家接往天国。而猫鼬发现“由于面粉的芳香，水的浸润”，自己半边身子变成了金的。然后，它又来到这个大祭场，希望看到自己的另半边身子也变成金的。但是，在这里没有发生这样的奇迹。因此，它认定这场马祭还抵不上那位婆罗门的一把面粉。

作为猫鼬故事的补充，有因陀罗和祭司们之间的一场争论：应该用动物还是植物祭祀？还有关于投山仙人在祭祀中坚持不杀生的故事。因此，这个猫鼬故事的主旨是颂扬苦行精神，批评杀生祭祀。这样，《马祭篇》前后对待祭祀的态度似乎自相矛盾。这是因为《摩诃婆罗多》经历了漫长的成书过程，随着社会中苦行主义思潮的发展，不杀生观念逐渐融入《摩诃婆罗多》。而史诗作者们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既坚持崇尚祭祀，也允许批评杀生。

三 关于《林居篇》

坚战登基为王之后，仍然让持国和甘陀利享有最高荣誉。他当众宣布道：“谁服从持国的命令，他就是我的朋友；谁违抗他的命令，他就是我的敌人，应该驱逐。”（15. 2. 4）这样，在维杜罗、全胜和儿子尚武的精心侍奉下，持国认为自己在坚战统治时期得到的快乐“胜过在难敌统治时期得到的快乐”。（15. 13. 19）出于对坚战的喜欢，他还主动向坚战提供关于国王职责的教诲。

然而，怖军始终不能宽恕持国纵容儿子难敌的过错，背着坚战，一有机会，就要冒犯这位瞎子老王。持国忍受了近十五年后，再也不能忍受。他请求坚战容许他过林居生活。在前往森林之前，持国为在俱卢族和般度族战争中死去的、以难敌为首的持国之子们以及其他勇士们举行祭奠。怖军对此举表示异议，认为这些俱卢族敌人不配享有死后的幸福。而阿周那宽容大度，为这次祭奠提供费用。

维杜罗、全胜和贡蒂陪同持国和甘陀利前往森林。临行前，坚战五兄弟挽留母亲贡蒂。而贡蒂决心已定，执意要陪伴持国和甘陀利住在森林里，实施苦行，侍奉这两位老人。她向儿子们解释说，过去，他们遭逢不幸时，她仿效古代刹帝利妇女维杜拉，激励他们渡过难关。如今，她并不渴望享受儿子们赢得的王权，而愿意依靠苦行达到丈夫的圣洁世界。

持国生活在净修林中，许多仙人来看望他。而在象城，坚战五兄弟也思念母亲贡蒂。他们带着所有在大战中幸存的寡妇和孤儿到净修林探望，见到持国王、甘陀利、贡蒂和全胜，而维杜罗不在场。坚战询问维杜罗在哪里？这时，维杜罗在远处出现。坚战赶上前去，向他表示问候。维杜罗没有答话，而运用瑜伽，将自己的生命力注入坚战，直到自己变成无生命的躯壳，靠在身旁的一棵树上。

维杜罗去世后，坚战在净修林中陪伴持国、甘陀利和贡蒂，整整过了一个月。一天晚上，毗耶娑仙人施展苦行威力，让大战中阵亡的勇士们从恒河中显身，与在世的父母妻儿相会。毗耶娑也赐给持国天眼，让他见到所有儿子和其他战死疆场的人。度过这一夜后，那些阵

亡的勇士们又沉入恒河，返回天国。有许多妇女也投身恒河，追随丈夫前往天国。

坚战五兄弟返回象城后，又过了两年。一天，那罗陀仙人来访，告知坚战，持国、甘陀利和贡蒂已经死于森林大火，而全胜逃脱森林大火，前往雪山去了。坚战五兄弟悲痛欲绝，前往恒河，为持国、甘陀利和贡蒂举行祭奠仪式。

在这一篇中，维杜罗、持国、甘陀利和贡蒂都结束了各自艰难的一生。

维杜罗是由毗耶娑代替奇武王与一位首陀罗侍女生下的儿子，因此，在王室中的地位低于他的两个哥哥持国和般度，成为他俩的侍臣。但他是一位大智者，精通正法。虽然在般度去世后，他效忠持国，但始终为整个婆罗多族的利益着想。在俱卢族和般度族的王权之争中，他一贯依据正法，仗义执言，谴责难敌的倒行逆施。他暗中帮助般度族躲过葬身紫胶宫的灾厄。他责备持国纵容儿子难敌作恶，一再要求持国下令召回流亡森林的坚战五兄弟，以至激怒持国，将他逐出宫中。但持国很快意识到自己此举轻率，又将维杜罗召回。此后，维杜罗依然利用一切机会规劝持国，谴责难敌，为般度族主持公道。纵然他苦口婆心，竭尽努力，也未能阻止大战爆发。大战结束后，持国悲痛欲绝，维杜罗向他讲述一个婆罗门进入大森林的寓言故事^①，指出“智者们早就知道生活之轮如此运转，因而他们能够斩断生活之轮羁绊”。（11. 6. 12）这表明维杜罗深切体会人生的悲苦和险恶，企盼解脱。最后，他陪同持国、甘陀利和贡蒂前往森林过隐居生活，也是如愿以偿。在森林中，他彻底弃绝尘世生活，也远离持国、甘陀利和贡蒂，独自修炼严酷的苦行。他与坚战同为正法之神的化身，而先于坚战抛弃肉身，结束化身下凡的使命。

持国天生眼瞎，由弟弟般度继承王位。这一切在最初似乎合情合理。但等到双方有了儿子后，就隐埋着一个将来由谁的儿子继承王位的问题。般度早逝，由持国摄政。以坚战为首的般度五子和以难敌为首的持国百子长大成人后，臣民们依据品德和武艺，认定般度五子应

① 参阅《妇女篇》第5章和第6章。

该继承父亲的王位。此时，难敌迫不及待，企图霸占王位。持国虽然表面上有所顾忌，但心底里完全赞同，听任难敌施展阴谋诡计。从此，持国陷入了俱卢族和般度族的王权之争的泥潭，不能自拔。他双目失明，生性软弱，无法控制局面。每当危急关头，迫于压力，他也从中调和，规劝难敌罢手。而难敌冥顽不化，刚愎自用，他也无可奈何。同时，他始终心存侥幸，盼望难敌获胜。因此，婆罗多族遭遇这场劫难，他作为摄政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大战中，他一直担惊受怕。战败后，他不断追悔和自责，哀叹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最后，他无法排遣内心的创痛，自愿选择过林居生活，在森林大火中了结一生。实际上，他也是一个通晓正法的人，并非不明事理，只是溺爱儿子，权迷心窍，身不由己，走向黑暗的深渊。这样，持国天生眼瞎这一生理特征，也就成了盲目迷恋权欲的象征。

甘陀利是犍陀罗国公主，奉父母之命，嫁给天生眼瞎的持国。为了表示忠于丈夫，她自愿终生用围巾蒙住自己的双眼，发誓“绝不比自己丈夫享受更多”。（1. 103. 13）虽然，与持国一样失去视觉，但她对世事的认识比持国清楚，心胸开阔，不像持国利令智昏，心胸狭窄。她热爱自己的儿子们，也爱护贡蒂的儿子们。在俱卢族和般度族的王权之争中，她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再规劝持国和难敌。在大战期间，持国或喜或忧，情绪完全由战局的形势控制。而甘陀利总是告诫难敌：哪里有正法，哪里就有胜利。但在这场战争中，她终究失去了所有的儿子，悲痛难忍。她满怀愤怒，想要诅咒坚战，只是由于毗耶娑的劝阻才作罢。她心里明白：她的儿子难敌和哥哥沙恭尼是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他们的毁灭是咎由自取。尽管如此，当坚战向她请罪时，从她蒙眼的围巾里漏出的愤怒眼光仍然伤害了坚战的脚指甲。她虽然宽恕了坚战，却不能宽恕黑天，认为他有能力阻止这场灾难却不阻止。她向黑天发出了严厉的诅咒，预言他的家族在三十六年后也将遭到与俱卢族和般度族同样悲惨的命运。此后，她一如既往，仁慈地对待坚战五兄弟，视同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位充满爱心又富有理智的高尚母亲形象。

贡蒂生下后，就被过继给贡提波闍王。她在养父家中的职责是供奉神祇和服侍客人。以脾气暴躁闻名的敝衣仙人对她的服侍表示满

意，赐给她一个得子咒语。她出于好奇，试了试这个咒语，结果召来太阳神，受孕生下迦尔纳。如果我们拨开神话的迷雾，可以将这个私生子理解为是贡蒂“服侍”婆罗门仙人的产物^①。少女未婚生子并不光彩。贡蒂慑于道德舆论，遗弃了迦尔纳。

后来，贡蒂嫁给般度，也算是一桩美满婚姻。不料，般度在狩猎中杀死一对正在交欢的麋鹿，遭到幻化成麋鹿的仙人诅咒，从此禁绝房事。贡蒂和玛德利一起跟随般度隐居森林。为了解除般度没有后嗣的苦恼，贡蒂征得般度同意，使用得子咒语，召来天神，由她和玛德利为般度生下五个儿子。这也是史诗作者对般度没有生育能力而借种生子作出的神话说明^②。

贡蒂含辛茹苦，抚育般度五子成人。此时，婚前的私生子迦尔纳原本已经隐埋在贡蒂的记忆深处。不料，迦尔纳突然出现在俱卢族比武的较场上，向阿周那发出挑战。贡蒂认出迦尔纳是自己的儿子，顿时昏厥过去。但迦尔纳从小由车夫收养，成了“车夫之子”，因而被剥夺比武资格。难敌乘机拉拢迦尔纳，封他为盎伽王。这样，迦尔纳成了难敌的忠实盟友，与坚战五兄弟作对。从此，迦尔纳成为贡蒂终生难以治愈的心病，无法摆脱的梦魇。

般度族受到俱卢族迫害，贡蒂与般度五子一道落难流亡，备尝艰辛。后来，般度族获得一半国土，建都天帝城。难敌又设掷骰子骗局，迫使般度五子流亡十三年。贡蒂为了不拖累般度五子，留在象城维杜罗家中，长期忍受与儿子们分离的痛苦。在大战爆发前夕，她表现出一个刹帝利妇女的本色，委托黑天向坚战五兄弟转述古代英雄母亲维杜拉的故事，激励儿子们忠于刹帝利职责，勇敢战斗。她也亲自去找迦尔纳，向他透露出身秘密，恳求他站在自己弟弟们一边。但迦尔纳不能原谅贡蒂的遗弃行为，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拒绝了贡蒂的请求。

① 迦尔纳曾对持斧罗摩说过：“我这个车夫之子是婆罗门和刹帝利的混血儿。”（12. 3. 26）在《教诫篇》第2章中讲到妙见王子之妻奥伽瓦蒂将自己的贞洁奉献给了一位婆罗门客人，可以作为印证。

② 印度有学者推测坚战是维杜罗的儿子。参阅迦尔维（I. Karve）：《时代末日》第5章，新德里，1974年。在本篇中，维杜罗去世时，运用瑜伽，将自己的生命力注入坚战，也是重要佐证。